靖康紀聞

靖康紀聞序

紀聞者紀靖康元年中事也春正月五日金人擁兵犯京城二月十二日退師秋九月陷太原冬十月陷眞定繼陷滑州等郡縣十一月二十五日擁兵再犯都城閏十一月二十五日陷京師明年春正月十日邀皇帝出郊二月六日廢帝九日邀太上皇帝皇后太子諸王公主嬪妃等郊外三月七日改僞楚立張邦昌僭號夏四月一日退師擁二帝北去四日邦昌僞赦九日冊命元祐皇太后十一日元祐皇太后垂簾聽政邦昌復避位

收僞赦五月一日皇弟康王卽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孤臣特起自冬徂夏適在京師初迫桂玉嘗爲西樞門下客頗得其事繼游賢闕與同舍郞講問尤詳悉痛二帝之播遷閔王室之顚覆咎大臣之誤國傷金戎之强盛事有不可槩舉者大懼天下後世或失其傳無以激忠臣義士之心無以正亂臣賊子之罪無以知吾君仁聖憂勤而罹此不辜之實因列日以書之起元年十一月至明年五月九日目擊而親聞者罔敢違謨其間褒貶允協公議非敢徇私臆說也盟于天質于地

告于祖宗之靈斯言無愧如其青史請俟來哲宋孤臣
丁特起泣血謹書

靖康紀聞

宋　丁特起　編次
虞山張海鵬　較訂

靖康元年十一月初五日樞密馮澥歸自河東具言金人索金玉輅及上尊號事朝廷從之澥行纔二日中途遇王雲復同還云堅欲割三鎮地是時金人已破河東襄垣縣次侵滑州告急者踵至朝廷降詔使人爲備而已

十四日河陽告急朝廷召文武官於朝廷聚議御批云

三鎮與之利害如何茲事體大朕不敢專其詔百官共議仍不得持兩可說是日百官立班各給紙札親書利害許割三鎮者不勝其多范宗尹其首也稱不可與者纔三十人何㮚其首也與者言曰三鎮既嘗許之今不與是中國失信不若且與之縱復猖獗則天怒人怨師出無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曰國家更三聖始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肢四肢苟去吾不知其爲人貢賦乃其末耳况天下者乃太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敬塘之事豈可遵乎

朝廷竟從與者議遂割三鎮遂罷何㮚中書侍郎領
開封府事是日復下哀痛之詔仍俾河北河東京畿
等路並行清野士民讀詔莫不感慟
十五日詔免京城公私房錢命尚書梅執禮爲清野使
十六日金使王汭等十三人到闕議割地其辭頗不屈
仍欲大臣親諭河東河北之民交割地界朝廷許之
是日邊報益急
十七日道路傳聞金人游騎已渡河執政諸公似未深
信皆云自秋末僉書李回已將兵防河矣但邊報益

急殿前司乃遣馬綱作斥候已而召募忠義團結使

臣將以備守禦是日戒嚴

十八日既戒嚴內外驚擾近城居民流離遷徙者不絕

於道軍人保甲乘時作亂刼掠財寳焚燒廬屋得城

東巡檢魏淸捕殺三百餘級稍定朝廷指揮城外居

民搬入聽就寺觀居止

十九日開封府揭榜云前日北兵來係拆彥質潰兵已

招安訖城外居民各仰歸業又榜云淸野指揮更不

施行太學生丁特起上書力辨以謂邊報每急事未

可知堅壁清野在今日正不可緩不應輒罷仍乞以在城兵盡屯城外以待敵至使無緣遽犯城壁并守禦八策獻書下樞密院大臣阻難不行是夜二更馬綱還報金人已渡河大臣猶未之信再遣使臣劉詞將步騎三百出封邱門遠探

二十日劉詞遠探星馳而還云兵次陳橋爲金人掩殺傷者幾百人大臣始倉皇而計無從出矣是日增置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官吏以樞密聶昌領之

二十一日詔罷諸司庶務專以應副軍期爲主遣使交

割東北地界以通和國信使爲名同樞密使聶昌使河東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

二十二日耿南仲聶昌偕金使王汭一十三人等出國門時金兵已壓境大臣尚執和議書無經畫著作郎胡處晦作長歌切中時病其詞云天邊客子未歸來玉關九門何窄塞大臣裂地過沙場鐵騎憑河又馳突官呼點兵催上門居民家家閭巷奔請和諱戰坐受縛烏用倉卒徒紛紛黃河一千八百里沙寒樹長險難恃官軍望敵散如煙筏上胡兒履平地大臣持

祿坐廟堂小臣血奏交明光胡兒笑呼一彈指公卿狀如鹿與獐明明大漢亦有臣誰謂舉國空無人買生絕口休長慟用者不才才不用

二十三日命保甲軍人百姓僧道等上城守禦其勢日益緊急執政直宿聚議親視諸城又置四壁彈壓提舉官各一員都統制官各一員提舉東壁王時雍南壁舍人李擢西壁侍郎邵溥北壁給事安扶統制東壁辛康宗南壁高持西壁張撝北壁劉衍其餘諸門彈壓統制官不可殫記又命劉延慶提舉西壁劉韐

副之

二十四日王瓊鄭建雄將勤王之師八千人到闕上令

此兵駐劄內地

二十五日殿前司以京城諸營兵萬人分屯五軍以備

四壁策應前軍屯順天門左軍中軍屯五岳觀右軍

屯上清宮後軍屯封丘門左中三軍姚友仲統之右

後三軍辛永宗統之范瓊張仙裴淵汪長源輩各統

軍在城屯駐城外者不知廟筭爲如何也迨晚遽傳

兵已滿四壁乃降黃榜告諭士庶云金人游騎已及

郊畿士庶聞之莫不驚懼
二十六日傳聞元帥國相來自河東副元帥太子來自
河北韓轅關下朝廷增遣所募忠義及百姓等詣城
守禦甚嚴備
二十七日諸城搜索姦細豪猾輩因緣騷擾往往及無
辜已而群聚捶殺太尉辛康宗及使臣等四壁擾亂
迨晚捕爲首者五人腰斬東壁已而詔罷百姓不許
上城守禦散行召募忠義之士旗幟滿城召募者多
市井遊手之徒耳復捕姦細三人市僉號令繼閧金

人欲捕內官又詔內官不許上城傳宣者以黃旗號爲金人十萬衆其間多掠吾兩河之民充數於其間復虜近京之民運石伐木造攻城之具執役者衆太子劉寨劉家寺相國劉寨南郊壇四壁諸城皆臨河劉小寨圍閉周密不以數計旗幟人物公然往來郊野間自此朝廷召募益急罷相唐恪以何㮚代之孫傳知樞密院事曹輔簽書又以何㮚提領召募奇兵孫傳提領召募忠義已而得郭京於殿前得傅文政於草澤得楊惠廣於釋子京自云有妙術擲豆爲兵

且能隱形廟朝諸公以爲神人一京翕然共仰重傳
楊亦挾術自是樞密除擢不問能否徽賤自布衣而
爲統制由技術而參機謀令商賈抵將佐其弊殆不
可勝言例皆領兵往來城市眞類兒戲有識之士頗
爲朝廷憂而廟堂自以爲得計也民情惴惴造撰傳
播之事非一軍兵輩復乘間騷動朝廷患之散榜立
賞緝捕甚緊斬首號令者相繼金人水土之工日夜
不輟是日諸門縛砲架造鵝車
二十八日南道總管張叔夜勤王之師三萬到闕長子

將前兵次子將後軍自將中軍屯玉津園
二十九日上幸東壁撫勞將士增秩賜帛
閏十一月一日上幸南壁撫勞將士如前叔夜領兵起
居於南薰門外軍容整肅上喜命[redacted]解右僕射笏印
金帶以賜之已而上幸宣化門徒步登拐子城親視
金人寨虛實儀衛悉屏惟內侍數人從偶雪作泥濘
身被鐵鎧步履如飛天顏憂勤愁悴踴踏是日奇兵
作亂毆統制王健殺使臣十餘人內前大擾太尉王
宗礎引兵戮數渠魁方定王健創奇兵何㮚領之有

議者頗以爲笑葢自古兵法奇兵皆臨機制敵未聞
領奇兵以自名也况未嘗出奇自輒變亂大抵今日
所謂奇兵者類如此耳
初二日上幸西壁撫勞將士如前金人攻善利門告急
姚友仲選五軍中神臂弓破弩手一千五百人策應
乃止
初三日上幸北壁撫勞將士如前上凡四日撫勞每巡
壁不進御膳取士卒食食之復以餉士卒人皆感激
流涕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嘗止皇后親用內

府幣帛與宮人作擁項及衣袯等分賜將士酒扈一
賜統制而下是日金人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仲遣前
軍將副部隊一千人策應軍兵下城接戰殺獲甚衆
初四初五初六日金人攻通津門宣化門甚急大臣親
往督視猶未有用兵意太學生丁特起上書論列謂
金人有三可滅之理而兵有五不可緩之說書奏不
報金人到闕幾旬日見朝廷未嘗用兵而金人攻益
急善利通津宣化門尤急箭發如雨中城壁如蝟毛
又以磨石爲砲擊至城上樓櫓摧破姚友仲於三門

兩拐子城別置兩門去馬面三十步許砌以磚石中間開小門如城門法四圍復置乳墻迎敵自拐子城門出入不日而成所賴以固先是術者言京城狀如臥牛金人若至必擊頭項善利門其頭也宣化門其項也通津門在善利宣化兩間此三門者乃受攻之地後果如其言大臣預知而不之問

初七初八日殿前太尉王宗礎領牙兵一千人下城與金人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是日姚友仲正策應拐子城躬率將士督戰凡數合金人稍退既而攻益急

初朝廷爲防秋計上幸封邱門城外按砲錫賚不貲砲石迄今盡置城外莫知其數及金人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不數日城下立砲架數百乃盡得前日之所按者以爲資也

初九日金人攻善利通津門甚急復於護新橋河疊橋取道姚友仲選銳兵下臨分布床子九牛弩大小砲坐又於[redacted]城下絞縛虛棚人立如山箭下如雨金人迨晚不能寸進乃棄橋益造火梯雲梯編橋撞竿鵝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也疊橋之法先用木簰浮

水面次用薪次席次上增復如初矢石火砲不能入
火梯雲梯編橋皆與樓櫓相高亦有高於城者火梯
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皆用車軸推
行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而上皆用車軸推行洞
子其狀如峻屋上鋭下濶人往來其間節次續之殆
有長數十丈者上用生牛皮鉄裹內用濕氊矢石灰
火皆不能入如治道則要安砲并推梯之類攻城則
要取土透城其機巧殆未易數
初十日詔展放公私房錢縱市井賭博以甦小民內前

有斬首號令榜云司文政上書言極無理奉聖旨處斬士論初以爲疑已而兒解進士費文端奏劄稱文政所言雖無理不應棄市雖草茅一介不足惜而士之去就往往視此恐塞天下之路乞以文政上書揭示使中外知文政被誅之罪迨既開封府奉聖旨備及端奏劄云教坊樂人司文政伏闕上書助金、八害國士論始息

十一十二十三日大雪意未解士卒暴露有詔朕不自安再幸四壁犒勞將士連日鑾輿之出正大雪苦寒

馳馬戎服露手揎腕其賜賚如初仍命將士拔城樓戰鬭有得級者又使以酒食遺金人寨中

十四日通津門發砲中金人一裨將初傳王芮獵闘乃金人劉安也捷奏上喜之命以武功大夫并金帶以賜監砲使臣又以武功大夫空名誥一帶一懸於待漏院之側募人能戮金裨將一人者給之又揭示賞格自獲酋長迨小酋等賞各有差復詔許人輸財助國日有獻者皆量多少命以官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日金人攻諸門益急但使命往來

士庶莫測其故太學生丁特起上書乞用兵講和之計蚤決無淹延未斷養成大患奏不報統制官姚友仲奏札謂金人攻急甚兵旣不用乞遣使議和爲便亦不報先是金人初到闕姚友仲與諸將議擊之幸其遠來其衆必疲行列未成若選精兵六萬出四門分布乘勢而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衆必潰亂有可破之理過此日復一日其勢益盛援兵不至士氣沮喪雖悔無及是時唐恪正主和議恬不之信迨其攻城旣急罷相唐恪而相何㮚而友仲乃有講和之請

復不加省恪主和議而未嘗決棄主用兵而未嘗用
是時友仲特起之奏俱不得行要知恪謬而無斷謀
國於前棄剛而寡謀誤國於後大臣如此宜彼强而
此弱也
十九日樞密曹輔左丞馮澥出使寨中莫測其故是日
善利通津宣化等門金人砲座數百拋擲如雨人不
可存往中砲死者日不下數十也
二十日金人渡陳橋俯宣化門欲涉河之南有黑旗子
三人已登城都統制王燮同姚友仲率驍騎使臣數

十及兵士西人百餘披城下戰殺死數人金人乃退橋之北入鵝車洞子中俄頃宰相何㮚巡至城上黑旗子復如前發岸城上矢石如雨金人略不顧城脚之西有披城下寨者兵約六七百人見金人列衆欲與交鋒望風退走金人引衆進逐城上厲聲大呼曰後面無應而衆已潰散勢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中傷者數百自墮陷馬坑而死者近百人金人輒大笑

二十一二十二日諸門各有披城下戰殺傷金人亦多

二十三日統制官范瓊發兵千人自宣化門披城出戰

士氣甚銳追逐金人殺欲乘寨而北士卒貪功輒率
衆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間河冰陷裂士卒驚亂而
金人遽迫岸交手迎敵陷河而没者五百餘人自是
士氣益折
二十四日彼勢益銳火梯雲梯編橋列城下如鱗次燒
宣化門敵樓三門發大砲如雨箭尤不計其數其攻
甚力護龍河悉填滿鵝車領衆直抵通津門宣化門
三門下無數步許力攻二城其勢甚銳
二十五日大雪未明南壁有氣若横山青城上有赤氣

橫亘千里其氣如血黎明不消金人乘寒急攻通津宣化二門益急詔六班俱登城城上及虛棚人物戈戟如織郭京領正六甲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大開宣化門出敵城中士庶延頸企踵于門立候大捷者數千人從行旁觀鼓譟以助勇者又數千人俄頃云前軍已奪大寨立大旗於金寨矣又云復奪馬千疋矣時有令云除守樓使臣軍兵外餘人並不許上蓋京六甲正法能隱形若城上人衆恐爲金兵覘望言猶在耳金兵分布兩翼而進衝京前軍一掃殆盡皆

墮護龍河積屍不可勝數復自雲梯編橋併攻上城

廹敵官軍班直雖排布如雲無一用命死敵皆下城

遁避守禦官吏相繼奔走金兵遂發火攻敵樓金人

相踵而上揚旗幟衆悉潰散百姓大呼金兵已上城

也自宣化門金兵三百餘人分作東西兩隊旗鼓引

衆弓矢射遂已次地分守禦官兵擁窄不能施放退

卻逡巡崩潰下城外鉄鷂子作陣鼓譟而行與城上

金人相爲形勢士卒下城投戈散地四壁數十萬衆

棄城而下獨北壁守禦如故樞密孫傳躬親宣諭士

卒下城守內救駕至次日方下城居民皆驚擾號呼奔走軍士輩乘亂劫殺臥道上者如麻捶殺太尉姚友仲將士使臣宦官被害者不可勝計迫晚諸金人縱火燒諸門及新城裏居民屋宅王公大第劫掠殺虜火光亘天達旦不滅百姓哭聲震動天地金人未嘗下城殺掠者皆潰散軍兵輩耳自早至夜舊城諸門悉閉新城裏四壁居民被害者尤多龍德宮寧德宮諸王帝姬后妃皆潛入大內上倉皇召大臣親王至者惟濟王謝克家上召王克家入小閤中計議遣

使軍中傳聞上旨意極謙皆是全活生靈之意
二十六日黎明有旨百姓赴宣德門請甲救駕使命雜
沓傳呼其聲哀怨已而上御宣德門親諭軍民露脱
懣懶大呼於衆曰事體至此軍民欲如何有謀即以
獻朕當聽從失守之罪一切不問仍命百姓請甲及
軍器等前去各保老小上倉皇不覺墜帽百姓奏事
間稱爾我亦其情迫倉皇不暇他議也士庶初慮上
有遷徙計因泣告樓下曰陛下一出則生民盡遭塗
炭又呼曰寡人在此士庶號慟上亦為之掩泣已而

士庶感憤請甲踰三十萬人惟止四軍及班直有四萬衆馬數千騎及護駕人馬等皆欲出奔行門指揮使都虞候將宣引數百衆升祥曦殿大呼曰請官家遠出這裏不是官家住處其勢甚遽上曰教我那處去衆曰須討一綫路去上曰卿等忠義亦不可不備糧食及金寶隨身乃詔殿前指揮左言宣諭衆軍令廊下飽喫酒食又令開內庫散金寶恣左右所取親從親事左右長入祗候十班內宿上直衛士爭取重寶以懷之上入祥曦殿內東門司小殿前內侍十餘

人立太子在側躊躇未決尚書梅執禮諫曰陛下未
可輕棄社稷金人斂兵未下亦當別議使使哀鳴下
禮卑辭請命而後觀變旋爲之計乃令左右諭蔣宣
曰日已晚矣大兵在外未可輕動俟來早圖之蔣宣
素與左言相得遂不復拒命旣出卽詔殿前蔣宣忠
義可嘉特與先改換班正使仍帶遙郡刺史落權除
外路州鈐轄餘人並放罪所取金寶並免追納願出
職換授者聽俄金人軍前遣濟王何㮚并金使六人
入麗景門入見傳到國相二太子令旨告諭百姓安

業兩國講和是日百姓以手加額私相慶賀廹晚朝
廷發使執請命黃旗至軍前大官翰林司賜酒食果
子赴軍中舊城外新城裏金人漸次下城虜掠城中
凶豪小人導引金人於坊巷刼掠放火大擾人民遷
徙入角門內由汴河凍冰上過所過既多踐履水陷
溺死老弱及棄擲小兒不可勝計亦有全家入井自
縊者亦有赴火死者是日日色如丹烟焰中如有二
日相闘之狀衆目相視莫能辨別
二十七日金人遣李若水入城告諭少帝勿須播遷五

百里內周圍皆吾兵矣可遣宰相來議事及邀聖駕
出郊議大事是日白晝無人行
一十八日宰相親王出郊謝二酋開封府揭榜云仰在
京文武百官秀才僧錄司率衆父老百姓各赴大金
軍前求告國相元帥太子元帥情願將金帛牛酒犒
設三軍是日內外士民觀講命之榜相顧感泣紛紛
輸財獻金帛牛酒者絡繹于道各以長竿標掛大揭
榜示某坊某人獻物於國相太子元帥荅謝活老小
之恩滿城如旗幟節次進獻金人留之出城請命獻

物者如市未刻黃榜云大金堅欲上皇出郊乃上皇非皇帝也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谷爾衆庶各務安靜無使驚擾却誤大事士庶觀榜又懷疑慮是日潰散殿前軍兵等所至爲害朝廷患之散榜免罪招誘又分遣將士及開封府從事人捕捉討虜者甚衆徑於通衢斬首以令無慮數百人民情頗快凡斬首者頭刻復爲軍人百姓剖剜殆盡至有并骨持去者遺骸不可勝計蔡河汴河老小横尸尤多亦有被割盡者皆軍民之食至此市井公然以人肉貨賣自是裹

城內討虜者稍息而城外者猶未定尚肆燒劫軍民
至結連金人下城或削髮僞粧金人共劫掠后族貴
戚王公大臣富商巨賈之家無不受害如張温成劉
明遠高太皇聶婆婆等家皆首被禍其餘士庶扶持
老㓜遷徙入子城逃避者累累然相望於道如是累
日未息已而流民殆遍於相國寺及寺東西廊廡間
啼饑號寒極可傷惻是夜裏城外燒劫如前彗星出
東北角
二十九日黎明日出如火赤人皆驚視已刻朱雀門始

半開彈壓官往來四壁金人斷掘諸門慢道復於城外鋤治慢道以鐵鶴登城先是二十五日得城縱火燒諸門龕城樓櫓越三夕不滅砲架殆盡至是又增治及慢道

三十日黎明揭榜大金和議已定朕以宗廟社稷生靈之故躬往致謝咨爾衆庶無得疑惑平旦上擁數騎出南薰門何㮚陳過庭孫傅等從曾楙張叔夜留守彈壓是日百姓父老爭持金銀牛酒絲帛獻軍前自內前至南薰門不絕人跡如蟻迨晚駕未回人情恟

懼俄頃有黃榜自南薰門入云駕報平安詔云大金已許和議事未了朕留宿只候事了歸內仰軍民安業無致疑慮士庶讀詔悉還通夕不寐至有燃項爇臂者是夜所至坊巷百姓少壯者猶隊伍巡邏達旦自是賊盜無所施其巧

十二月初一日官吏士庶集於南薰門以俟大駕焚香夾道香霧盤結未聞黃旗又自南薰門入報平安詔云和議已定禮數未了仰百姓安業無致驚擾迫晚又詔云大金和議已定朕只俟禮數了來日入城與萬民相慶

初二日官吏士庶復集南薰門祇候大駕肩摩臂屬尤盛於前攜香瞻望者絡繹於道起南薰門抵宣化門雪中行道百姓泥污運土塡路以待御車之塵頃刻而就申刻駕歸鑾及門士庶遙認黃蓋歡呼喧騰一城傳報奔走行路山呼之聲動天地已而仰瞻天表又皆嘆惋感泣涕泗橫流上亦爲之揮淚及州橋淚已沾浥帕子殆不能言鄭建雄張叔夜扣馬號泣上亦攬轡而泣至宣德門上始能言嗚咽言曰朕將謂不與萬民相見又感泣不已士庶莫不慟哭上既

入內士庶乃散里巷爭傳人情快適恍若再生焚香
致謝先是上出長入祇候王嗣者從行凡三日兩夜
王嗣未嘗頃刻離上左右悉能道上出郊事云上初
至南薰門城上皆金人城守一人自稱統軍厲聲奏
知皇帝若得親出議事燃好公事但請安心上欲下
馬城上金人皆走壁云奏知皇帝不是下馬處遂立
馬如初又差人報國相元帥且立馬少時容治道俄
頃門開凡駐馬一時許步人鐵騎夾道擁衛直至青
城中金使又奏云請徐徐行馬安排皇帝行宮又立

馬一時許至齋宮外帝欲下馬金人又奏云皇帝請
裏面下馬帝行馬入齋宮門側一小位中粘罕遣人
奏知皇帝二太子在劉家寺日已晚容來日拜見又
奏云不知曾帶被褥來否欲供進又恐寢不安是夜
駕宿粘罕軍中翌日亦未及見止遣人往來議事是
日金人尚堅欲上皇出郊再三說諭方稱皇帝仁孝
乃免午刻上與二酋相見于齋宮相見之初粘罕先
遣人將齋宮鴟尾並用青璃裹有龍處亦蔽以帷而
後設香案北望致謝左右皆歔欷雪大作時城中無

雪獨青城有之甚可怪也金人亦爲蹙額繼而相賀
遂各命坐上爲主二酋次之宰相親王並列于庭酒
三行乃起上與二酋語王嗣亦不得聞惟潛聽之首
說上皇次主上金人出師之由又云天生華夷自有
分域中國豈可據也況天意人心未厭宋德又云城
中頗有撥城出者皆棄君親之人不忠不孝何足恤
也已令盡皆殺禮畢上出府庫金帛以遺二酋粘罕
笑曰城既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者
大事何以此爲果欲分賜可與將士俄頃又遣人奏

云日已晚恐城中軍民不安可早回必欲賜賚將士但留左右足矣爲與二酋送上馬遣數人侍衞時金人與左右交口賀云已是一家我輩出征已十二年不知家中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云國相太子來時中途已傳令必破京城萬不可攻打雖二十年亦更戍守誓不返國術者郭二十五日與初三日城破果如其言二酋人才皆奇偉太子尤瘦長粘罕應答琅琅太子唯唯而已上初見二酋以表出示皆中書舍人孫覿秉筆其大畧云三里之城遽

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灰燼之餘旣煩汗馬之勞敢後牽羊之請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隕宇宙再安粘罕改抹以負罪爲失德宇宙爲寰區上皆從之

初三日詔軍前駕幸兩宮安慰命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詣大金軍前致謝及南薰門伺候金人報已而金使十餘人來傳旨國相太子致意百官軍中宿食不便不煩遠到又致意僧道父老泥雨不煩到軍前請看經念佛祝大金皇帝壽使命傳報禮意甚勤是日朝

廷紀綱漸振獲刼掠者餘數百人迨晚二酋遣使將書其略云既往不念故無可追事至于今良可驚悖康王見在河北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聖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壽祺其書不名止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大金副元帥書上朝廷遣僉書曹輔行

初四日金人遣使命檢視府庫拘收文籍欲盡竭所有以犒諸軍

初五日金使移文開封府索良馬一萬疋開封府揭示自御馬而下並拘籍隱匿者全家用軍法告人賞錢

三千貫目是士大夫出入止跨驢乘轎至有徒步者
而都城之馬群遂空矣
初六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軍器開封府揭示許人收
藏軍器悉納赴官限滿不納依私藏法先是城破軍
兵抛擲軍器狼籍道路多爲民間收蓄
初七日開封府散榜召募潰散使臣軍兵等依舊收係
支給日食是日陳過庭出使兩河催督交割地界
初八日民間權住典顧人口以散失人口者甚衆人競
於尋逐慮隱匿者不肯歸還也迨晚又有詔撫諭中

外遣使分詣諸路乃先往軍中請號以行

初九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金帛取河北河東守臣監司親屬質于軍待分割地界了足歸還又取姦臣家屬凡二十家如蔡京童貫王黼譚又取張孝純蔡靖李嗣本家屬及要李綱吳敏徐處仁陳靚劉鞈折彥質折可求城中官吏惟命是聽其或在貶路或已出京者具以實告是日詔使六人者行軍請號二酋雖聽信復拘留未行

初十日有詔大金軍登城不下人復更生巳受大賜但

軍兵暴露勞苦除府庫所有盡充犒軍外切憂數少
支散不敷應城里權貴豪富之家均蒙再生之造義
當竭其家貲不得少有吝惜已令開封府措置日下
拘收轉送大金軍前是日納馬金使督責甚峻又選
換羸瘦者
十一日有詔大金軍兵已登城斂兵不下保安社稷全
活生靈恩德至厚今來京城公私所有本皆大金軍
前之物義當竭其所有盡以犒軍已降聖旨拘收城
里權貴豪富之家金帛錢銀犒設大軍自皇后爲頭

又詔有能率先竭財犒設大金軍兵者令開封府具
名奏聞當議優與官爵今已差官遍行根括外切慮
人戶未能通知尚且藏匿窖埋致使本朝有虧信義
或敢如前藏埋並行軍法
十二日開封府出榜云見奉聖旨拘收戚里權貴之家
貲財以助犒軍今來累日並未見人戶盡數賫納切
慮罪責致將金銀等藏窖右榜人戶等將本家金銀
表段竭其家貲赴府送納如敢藏埋許諸色人告以
十分爲率三分充賞先以官錢代支其犯人依軍法

行知情藏寄之家亦許告給賞不行陳告與犯人同
罪民情洶洶殆不聊生于時有從政郎陳行率先詣
開封府投狀乞以見聞和樂樓正店內銀器盡數輸
官以犒軍詔改合入官與堂除差遣一次是日金人
所取河東河北守臣監司家屬欲質于軍中者開封
府至是悉以勾集團結于廊廡不遺者累日飲食不
給寢處不問啼饑號寒之聲不忍聞通夕不寐有識
者聞之頗不平不知所犯爲何等罪也
十三日開封府督責金銀甚緊鄭皇后宅以隱匿金銀

不肯盡輸有詔父祖並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餘奪
官者甚衆枷斷勾當使臣等號令於市是日金人索
酒匠五十人酒三千瓶悉與之
十四日士庶納金帛者紛然朝廷又命開封府及使臣
等於交質庫金銀疋帛諸鋪家至戶到攤認拘籍一
鋪動以千萬兩計是月傳聞大帥胡直孺領兵勤王
後軍不繼爲金人虜入寨中
十五日津搬犒賞絹赴軍中左藏庫所有如數京師上
四廂京畿保甲盡差充役三衙使臣分地分監督每

軍各執旗幟旌別人皆爭先馳納以畢日給所搬纔
及十萬疋是日夜尚書省大火燒刑部折尚書省牌
投火中禳之乃息
十六日津搬縞設物如前金人擇絹不堪者漬墨水退
換傳聞二酋甚怒謂使臣曰大軍在此已欲渝盟使
命委曲致懇其怒稍霽
十七日津搬縞絹如前又退換黃絹亦漬以墨水朝廷
乃於內府銓擇絹之奇者充代
十八日詔免京城公私房廊稭一月先是金人再遣大

臣之兩河督割地界朝廷尋遣陳過庭而金人拘留
是日始遣復差使臣十人
十九日督責金銀甚峻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勾捕輸
納從愆數踰限者拷治雖戚里權貴家族官至承宣留
後婦人封爵至恭人夫人皆荷項栲掠期於必納而
後已又詔納金銀人計直給還茶鹽鈔金一兩準三
十二千銀一兩準二千二百又榜諸州縣鎮曾遣人
在京買賣變易到見在金銀仰日下盡數赴官交納
隱匿依軍法又榜京師天下富商大賈所聚應店戶

主屋宅拘收蓄金銀之人並盡納官店主許告陳知情與同罪隱匿者並依軍法又榜宰執以下應會賜帶者並仰赴官送納又詔神霄宮寶輸悉以充數

二十日津搬犒設軍絹殊未敷數遣郎中監督使臣於諸門分監分頭交納傳聞金人掌受納物者多不遜求瑕指疵動輒退易官吏難逃其責至有拳毆使臣者意欲賂遺乃肯受納官吏至是多以大蒜沙糖針綿花藤賂之

二十一日榜四壁毀官屋貨賣以士民缺乏柴薪故也

其日根括金銀尚未敷數又詔質庫戸質金銀並拘入官

二十二日大雪盈尺詔云風雪大寒小民缺柴薪多致凍餧皆朕不德所致萬歲山許軍民任便斫伐是日百姓奔湊往斫伐木者無慮千萬人多爲軍人強奪

二十三日金人索監書藏經如蘇黄文及資治通鑑之類指名取索仍移文開封府令見錢支出收買開封府直取書籍鋪是日萬歲山斫伐者益衆臺閣亭榭悉毀折而倉皇之際臺榭欹倒奔逃求出蹂踐至死

者百餘人互相毆擊攘奪而死者又數百人頭刻倒被割剔市井貨人肉者甚多至是又多有之先詔樵採萬歲山聽伐竹木而軍人併毀撤臺榭又攘奪喧亂如蠭至是開封府捕斬作亂首五人稍息

二十四日金人持書入城督責金帛以書揭示士庶書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宋皇帝近日差官入京撿視府庫藏積絹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疋於內准充犒賞所須一千萬疋今承來示搜尋深意恐似防再索假以為辭於

理未安比者城破本意縱兵但緣不忍以致約束今來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段子衣絹數不限早望依數應副且冀亮悉無用匿辭國書在前大金既登城歛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至大犒軍金銀綵段自當竭所有以應副除内藏左藏元豐及龍德寧德兩宮御前皇后閤太子宮并臣僚之家已根括到數目外大段欠少今曉諭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銀表段人戶仰體認大金之恩疋兩以上盡行輸納差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

哲管西南壁并管受納依諸家元納到封頭交與受納官如敢隱匿及官吏乞覓並仰一面處置施行士庶覩榜頗懷憂懼迨晚金人來呼緊甚急傳聞二太子有目疾詔以翰林醫官視之

二十五日大雪民間揭榜云一應被虜失去人口之家願往軍前識認及以物收贖者請會於東西塔院同請尚書省陳狀前去俄頃西塔院會集數萬人不知尚書省如何處置也是夜大火燒開寶寺天寧寺及居民五百家

二十六日散榜根括金銀甚急又詔鬻爵開列官資榜
價直募人承買及僧道紫衣師號等揭榜旬日不聞
有應募之者
二十七日金使二十一人詣大相國寺爇香禮佛
二十八日金人索已歿使臣賻贈五百疋兩先是城陷
日有金使四人宿都亭驛百姓乘亂輒擒殺於驛前
剖剝之至是索賻贈朝廷從之
二十九日縱民樵採萬歲山竹木殆盡又詔毀折屋宇
以充薪軍兵百姓赴者又復如前攘奪先自城陷日

金使八人嘗宿都堂議事以從官接伴是日金使與接伴方食而軍民毀折絳霄樓欹倒攘奪噪噉聲聞于外繼聞有踐蹂墜壓至死金使問接伴具言其事金人笑曰使民爭利定强者得弱者失既壓損人民何不命官拆俵散乎接伴者無以對嗟乎天子屏囿圃之歡縱民樵採可謂盛德事而奉行之吏無經畫欲利於民而反害之宜其見笑也

三十日津搬絹尚未敷數又起搬金銀一城騷動皆搬運金銀之人絡繹于道士庶相顧莫不慨嘆

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金使二十一人詣相國寺燒香百官僧道出南薰門乞致慶二元帥金使傳命止之
初二日搬運金銀赴諸門交納者終日不絕緍已畢
初三日金人退換金銀未經銷者及兩數虧亦不受納金銀官縱恣强横意欲賄賂故爲是爾開封府聞命不敢稽緩差雜役千餘人往南薰門復取退金銀偶而犇走甚迅百姓從而犇走妄意爲交割城池事爭往觀看而金人城守者遽見城中數千人犇走而南甚疑慮遂報軍前俄頃金人擐甲仗刃備鐵鷂子於

門外者數千人幾惹大事已而呼監督官於前胡跪訴說幾不免敵而監官具言人偶犇走百姓又從而妄意懇告再四乃得免

初四日金人遣使乞朝廷再詔諭河北河東諸州交割地界葢自聶昌耿南仲出使繼遣陳過庭皆尋爲交割地界兩河守臣百姓等作堅計例不奉詔至是凡累日竟止得石州金人患之乞朝廷再以詔諭朝廷不得已乃降勑某州守臣大金元帥府領兵來不可失信欲盡割河北河東永圖結好雖卽時應許遣聶

昌耿南仲前去交割其實念祖宗之地不可與人故
自大金臨城堅守禦敵終致失守出城歸欵上表稱
臣受其正朔所有重兵皆不下城猶守候交割撫定
了而後收斂仍取應係合州官員在京血屬爲質候
撫定了日放歸其在外者亦別作根勾去訖近刷到
知石州种廣家屬遣送軍前稱石州早已歸欵遣還
不用足知其餘家屬纔候撫定亦爲歸還今聞某州
某守未降葢謂勤王保衛社稷不願歸屬分界但大
金尚在城上若更堅守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爲

宗社之禍不如早與燒毀樓櫓開門出降撫定除本
土人民外原係河南百姓官兵客旅亢許放還則公
私各得其所再念京師不能保若汝依前不順豈止
宗社無所禪益在汝亦必不保慎無執迷故兹詔示
想宜知悉是晚遣使持此詔書之寨中
初五初六日津搬金銀表段動以車計又退換表段不
及嶺者督責根括殊爲緊急初未嘗郎人惟務苛刻
初七日四壁都巡檢使范瓊爲中書舍人高伯振致齋
於慧休院先是城陷日中書舍人高伯振與老母稚

子全家俱死於亂兵至是遺骸狼籍無與殯瘞者瓊
出己錢爲殯於僧舍及作齋薦悼瓊介冑武人而能
舉此高義亦可嘉也是日何㮚使軍中
初八日何㮚使還尚書省揭榜云准御封付下大金牒
軍金銀表段府庫士庶元初數目千萬未及所須之
一分道右僕射何㮚躬詣大金軍前懇告恠問以謂
京城人民衆大必有隱藏契勘大金活一城生靈無
以爲報性命旣保財物何惜仰開封府尹督責四壁
官盡行收拾須管盡數收括日近供納仰御史臺催

促覺察如有不依今來約束之人一面依已降指揮
處置施行又榜云朕苟可以報大金者雖髮膚不惜
仰士庶共體此意速行送納
初九日根括金銀益急御史臺置歷抄寫自宰執以下
未納金銀人姓名督索開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
所勾呼禁繫枷拷不可勝計不以官品高下例行拷
訊荷項催促徵者相望於市追晩有詔云朕以初十
日出郊見兩元帥議上徽號事咨爾衆庶各宜知悉
初十日平旦駕出南薰門開封府尹少尹以金銀數未

數各降三官是日車載金銀起納軍中者莫知其數

迫晚榜詔云朕出城議徽號事爲諸國未集來日定

回仰居民安業

十一日百官僧道父老雲集於南薰門以俟大駕又如

昔時午刻有榜云王御帶傳到聖旨大金元帥爲金

銀表段少駕未得回事屬緊切仰在京士庶各懷愛

君之心不問貴賤有金銀表段者火急盡數赴開封

府納許人告給賞犯人依軍法及晚又榜云大元帥

只是爲金銀表段事未集留駕未回來日定回

十二日津搬金銀表段莫知其數士庶負擔競於馳納者亦不可勝計有榜云御前傳到聖旨付開封府尹大金元帥甚怪金銀表段數少朕再三懇告元帥云京城居民父老衆多必不止此卿可告諭權貴豪富之家爲體朕意疾速了納須管日下了當仍許卿便宜行事開封府至是督責尤急下廂根括家至戶到及移文店居客戶迨諸娼家悉被攤認一城騷動人不安居是日又津搬景龍門常放燈所用金燈瑠璃翠羽飛仙之類赴軍前交納蓋自月初金人大索元

霄燈燭欲於城上作元夕十餘日間凡在京道宮佛
寺正店所有搜搬殆盡稍不堪者輒退換
十三日隨坊巷作隊伍率納金帛者不可勝計有榜云
王御帶傳到聖旨聖駕三日不食大金元帥怪金帛
數少未肯放回仰尚書省尋差從官卿監分頭四壁
直入居民家搜檢使臣從吏所至如捕叛逆其勢極
可駭所所搜多有所獲又强勒家奴僕告首廂官又分
頭根括小民五家爲保雖銖兩亦取之事體紊亂人
情搖動及晚又榜云奉御批朕累見大金高尚書傳

軍入城搜空當體此意不可誤事士庶讀榜相顧失色莫不疑懼至有集隊伍持軍器以備緩急者通夕不寐

十五日黎明揭榜云駕前傳到聖旨軍中供御帳幄飲膳炭火什物不缺迎待禮數優異宰執從官次舍溫潔只緣金銀表段數少商議未定駕回保無事恐軍民士庶憂疑令多出榜文曉諭右榜曉諭軍民各令安業務要寧靜不得喧鬧因民情頗搖故有此榜開諭是日陰雲四垂家家愁苦士夫憂憤作爲詩歌者

甚衆獨著作郎胡處晦上元行人多膾炙其詩云

上元愁雲生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孽胡歌舞蒲萄宮抽釵脫釧到編戶竭澤枯魚充寶賂聖主憂民民更憂胡子逆天天不怒向來艱難傳大寶父老談王似仁廟元年二年城下盟未覩名臣繼嘉祐都人哀痛塵再蒙冠劍夾道趨群公神龍合在九淵臥安得屢辱蛟蛇中朝廷中興無柱石薄物細故煩帝力毛遂不得處囊中遠慚趙氏廝養卒今日君王歸不歸傾城回首欲

悲啼會看山呼聲動地萬家香霧滿天衣胡兒胡
兒莫耽樂君不見望夕月虧東北方
十六日四壁根括金銀益急先傳二元帥留駕過上元
即回至是未聞鑾輿之音人心憂疑罔測其故太學
生何揆等欲以書達二酋邀駕還闕先諭都省陳狀
具述執政者輒又聽許是時書成欲達者凡數人執
政者又不聽許獨揆徑赴南薰門乞以檄示守門者
從之已而傳聞二酋以馬取揆往軍前覽書詰難而
揆因高論抗辨極高二酋敲殺之由是餘人書無復

得達矣

十七日有榜云駕前傳報爲元帥留赴擊毬只俟天晴宴罷使回內仰居民安業是夜曹門有金人下城討虜又有縱火燒五岳觀者甚可駭也

十八日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追捕欠金帛者曲法峻治未易詳述哀號之聲聞于遠近

十九日諸司結局罷括金銀表段人心稍寬亦莫測其故但聖駕殊未聞回期留宿郊外至是幾旬浹日復一日陰雨不止父老士庶僧道自朝及暮雲屯霧集

又命僧道作緣事以懇祈神聖祈請駕回自宣德門至南薰門不絕香火滿街讚詠洋溢如是者亦幾旬日量監國留守司

二十日風雨益急有榜云駕前傳到聖旨只向天晴赴擊毬大會了便回內仰居民知悉

二十一日開封府揭榜在京舊開質庫之家須管依舊開張以濟小民又上大金皇帝徽號崇天繼統昭德定功敦仁體信脩文偃武光聖皇帝矜未聞駕還期市井妄傳可驚可懼又聞逐夜多有金人下城虜掠

者爲百姓掩殺甚多又聞軍民有以他物而與城上
金人博易及以穢水代酒戮二人于市及散榜云士
民近有以穢水代酒在城上與金人博易幾致生事
自今後敢與諸雜博易並依軍法
二十二日士庶望駕之心愈切有榜云元帥留赴擊毬
大會未了候天晴會了方回是日城中見車駕遷延
許久上下疑懼撰造語言傳播不一又乞請軍器以
備緩急官司不許往往各家私造官司復慮生事乃
捕造言鼓唱者十七人戮于市彈壓官往來四壁不

輟又榜云訪聞民間多以松檜竹槍作兵器以防托
爲名仰開封府禁止如違依軍法自是人心愈不安
二十三日有榜云在京原開質庫人戶須管仍舊開張
如違許人告首賞錢五十貫張叔夜請依舊收係諸
州解發材武人日給食錢監國許之是日官司增置
糶粟米場賣柴炭場米不過三升薪不過五十文其
直减市價數倍赴場糴買者如市
二十四日借支軍人米聽從便出糶意欲賙小民也又
榜云爲陰雨擊毬未得車駕未回金人忽索大稍木

幷水銀等又聞羣酋破額作哭不知哭何人

二十五日大雪氣候風寒髣髴類城陷時金人索內夫人優倡及童貫蔡京梁師成王黼家聲樂雖已出宮已從良者悉要之開封府散遣公吏捕捉巷陌店肆搜索甚峻滿市號慟其聲不絕又索教坊伶人百工伎藝諸色待詔等開封府奉命而已

二十六日尚書省榜右僕射何㮚傳到文字稱城外聞城內百姓見兩元帥未放鑾輿人心憂慮又凍餒者多皇帝聞之出涕不已降到曉諭詔書朕出城見兩

元帥議事未了陰雨連日薪炭缺乏之家家愁苦痛在
朕心已令多方措置減價糶賣柴米庶幾小濟仍不
須羣聚以俟駕回若有暴露朕負百姓出涕何言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士庶讀詔者莫不墮淚先自城陷
物價踴貴迨上出城尤甚至是城陷已兩月小民樵
蘇不給餓死道路者以千計市井所食至於取猫鼠
甚者雜以人肉如鼓皮馬甲皮筒皆煎爍食用又取
五岳觀保真宮花葉樹皮浮萍蔓草之類無不充食
雖士大夫豪右之家皆食之自後四壁乃增置米場

出糶官米者凡數十處但官司措置無法大抵軍人恃强攫剝而小民受惠者少攫奪踐蹂動致死傷有如萬歲山採樵時繼而揭榜不許軍人糴買又命男子婦人分日赴塲由是小民得賴以濟是日捕獲倡優內人莫知其數悉押赴塲銓擇開封府尹及四壁官掌其事

二十七日金人索郊天儀物法服鹵簿冠冕乘輿種種等物及臺省寺監官吏通事舍人內官數各有差并取家屬又索犀象寶玉藥石彩色帽幞書籍之屬人

撈車載徑往供納急如星火頃有榜云兩國通和各
敦信誓車駕與二元帥議事漸已了畢只候旦夕回
仰士庶安業勿致憂慮及衆人聚集恐誤大事是日
捕獲內夫人倡優尤多
二十八日雪始開霽黎明御史臺告報百官赴南薰門
接駕士民奔湊充滿道路延頸跂望以俟駕回已而
殊未聞耗謝元及作憶君王其詞甚哀曰依依宮柳
出宮墻殿閣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
月破黃昏人斷腸是日金人又索尚樂大晟府樂器

太常寺禮物戲儀以追樽罍籩豆至於奕棊博戲之具無不徵索載而往者不可勝計民情動揺殊不安帖俄頃有詔云訪聞舊城裏外諸巷居民往往擬造語言唱說事端聚衆以防拓爲名於爐頭打造刃器切慮引惹生事却致驚擾深屬不便劄付開封府疾速曉諭約束右曉諭諸色人并爐火之家不得依前亂行打造如違收捉赴官重行斷遣又榜留守司奉聖旨令多差人兵搬挈大金所須儀物等候搬發盡絶車駕還內切慮軍民疑惑今出榜曉諭

二十九日官吏士庶伺駕於南薫門益衆開封府追捕
內夫人倡優就教坊銓擇押赴軍中者自二十五日
不可勝計至是尤甚又徵求戚里權貴女使車載以
往輪轍幾盡搜求肩輿以乘之賃轎之家悉取無遺
凡被選出城者皆號慟而去又有親戚送共爲泣別
者又押內官二十五人及百工伎藝千人悉赴軍中
哀號之聲震動天地是日民情極惶惶迫於凍餧又
有剖剝食人者開封府榜云街市屍首暴露擅敢剝
剔者許人告首賞錢五千貫

三十日金人索八寶九鼎車輅等及索將作監官吏尚書省吏人秘書省文籍國子監印板及陰陽傳神待詔等並節次津遣是日解發內夫人并戚里女使猶未已午刻方以車載數百行近南薰門時官吏亦俟駕於門內而女使輩大呼斥罵曰爾等任朝廷大臣官吏作壞國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輩塞金人意爾等果何面目諸公被罵回首緘默而已

二月初一日解發女妓津搬庶物不輟先籍譚稹家貨白米二千石豆粟如之至是委官出糶以濟小民又

命折毀高俅楊戩私第
初二日金人索后妃服琉璃玉器再要雜工匠伶人醫官內官等各家屬開封府追捕尤峻節次解發悉縶以繩交刃防護如犯大逆市井號呼不絕於道又索司天合臺天輪滴㴦儀頃有榜云奉御前指揮仰差人兵津搬大金所須應干物色俟盡絕日御回
初三日初四日津搬器物解納如前併發家屬市井號呼殆不堪聞又退回車輦乘輿稍敝者令重新太常大晟明堂司天監應干物悉搬遣雖至重大者亦併

力扛舁而去是日傳聞京城豪猾寅夜有劫人剖剝
者官司彈壓自是益緊監國出令又增置米場數十
所逍䁂又榜云大金所須津搬漸已了當聖駕旦夕
歸內仰士庶體國通和之意
初五日津搬解發者益衆有榜云內官藍忻醫官周行
隆樂官朱子書經元帥下狀云各有金銀在家窖埋
乞令本家掘取前來因此元帥怒再行根括仰開封
府散榜內官醫官樂官之家應有似此隱匿仰再根
括徑赴軍前交納

初六日開封府榜云再括金銀又牓再括馬並要根括

限初七日盡數送軍前交納亦以金人再索也

是日盛傳駕回迫晚寂無所聞民間撰造語言不一

彈壓官捕一人戮于市人無敢啟齒者

初七日金人益修陳州門莫測其意傳聞諸門昨夕多

有金人下城討虜因與百姓戰鬭者士庶方且憂疑

午後有內家車子數十各攜被袱于車後詣南薰門

星馳而去黃門老卒從行皆有憂色士庶惶惑不知

端倪監國令旨云皇帝出郊日久未還太上道君領

宮嬪出城親詣大金軍前求駕回仰士庶安業是夜民情極洶懼各持兵器巡警坊陌官司彈壓四出至深夜亦不敢息留守急召百官議事不覺已二更矣

初八日黎明留守司又集百官議事俄頃監國有榜云訪聞小民多持軍器往來街市仰各安業如敢依前持兵器者並決治十五以下追老兄決又申諭上皇出郊止爲求駕回仰居民安業不得亂撰語言誑惑衆聽是日彈壓官司百姓不畏之雖彈壓官司百出百姓持軍器者如故已而南薰門有榜云崇天繼統

昭德定功敦仁體信修文偃武光聖皇帝初四日册
立初五日移寨九日受賀十日車駕還明輿士庶競
傳相慶且訪問明輿之意皆未喻頃刻傳聞乃姦民
詐出榜下開封府已獲捕根治矣及晚開封府有榜
再申諭上皇出郊不得持兵仗事仰居民安業寅夜
巡警自保一方其日諸王暨家屬並往軍前
初九日早内前揭長榜備坐金人節文及孫傅等報應
文字民間始知廢宗社欲立異姓百姓相顧號慟隕
越士庶皆悔不令上皇東巡主上遷都也留守司令

司壁都巡使范瓊撫諭軍民感泣不已具榜云
元帥府近以宋主降表奏今同降聖旨先皇帝有大
造於宋而宋人悖德故去歲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
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向新旣不改前跡悖德愈
甚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城摧破方伸
待罪之請迎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
父子敗盟其實如一今旣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
頗亦廣濶旣爲我有理宜混一但念出師止爲弔伐
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爲藩屏以王兹土其汴都

人民聽隨主遷居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前宋宰執文武百官在京臣僚一面共請上皇并后妃兒女及親眷王公公主之屬出京仍集耆老僧道軍民百姓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尊卑所貴道隆德茂勳業耆舊素爲衆所推服長于治民者雖無衆善有一于此亦合薦舉當依聖旨備禮冊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姓並宜從新其國候得姓氏隨冊建號所都之地臨期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右金吾衛上將軍都監右監軍皇子左副

元帥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右副元帥諳板勃極烈都

元帥在國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狀今月六日

亥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聖旨傳等一聞

播越義當即死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

政纔及朞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若遽蒙廢絕實非

臣子所敢聞之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悲痛激切之辭

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始終保全之賜

傳等誓當捐軀碎首圖報謹具晝一下項

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旨見起發軍前同伸

懇告之誠乞垂矜憫

一嗣君自卽位以來政脩德備並無虧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譴訶葢緣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繼已重行竄責兼檢會上皇昨違大遼信誓亦係童貫李良嗣王黼等妄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以此顯見嗣君悔悟前非卽無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

一嗣君自在東宮卽有德譽著聞中外及至卽位臣民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

加廢絶尚可以歲修臣子之儀如拋降金銀表段雖目下未能敷足將來下諸路取索分歲貢納實爲大金永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心何緣自致

一伏詳來旨令別選賢人以王茲土許汴京人民隨主遷居具見慈心存邺備至不惟臣民愛戴罔有二心兼據今中外實未有堪選舉者若倉卒冊立四方必不服從恐因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之期非所以廣元帥愛惜生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
金皇帝詔有廢立之意但將在軍君命有所不
受閫外之事元帥自可專行如前項事理明白
欲望台慈特霽威怒終與保全
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公私所有各已罄竭顯見
將來難以立國乞賜俟班師之後退守偏土以
備藩屏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
呼位號一聽指撝君仲如前謹具申呈皇子元
帥國相元帥伏望特加矜恤早賜允從伏候台

令

又孫傳等伏覩皇帝詔書別擇賢人立爲藩屏許令士庶隨主遷居以此具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恩德甚厚但傳等切見國主自卽位以來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惟太上皇帝聽信奸臣及國主年幼新卽位以來爲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典敢望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察傳等前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容其退避以責後效再念趙氏祖

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前懇亦望特賜哀憫許於
國王子弟中擇一賢者主之不欲立上皇之子則乞
於神宗之子中擇選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為藩屏非
惟不滅趙氏之族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澤永有依
歸傳等不勝激切之至
元帥府據孫傅等狀切謂朝廷所以廢趙氏者豈
徒然哉以其不守信誓不務聽命罪之極也非天命
改卜豈有如是之甚哉皇帝獨以寬仁釋其罪責別
立賢人而已可謂弔民伐罪之大義矣今聖諭丁寧

而輒言趙氏雖不忘趙氏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今後不得更有如此

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

右傳等准元帥府再遣翰林學士吳幵前來指揮選立賢人事切以本國前日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卽位以來所任宰相亦以罪罷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莽山澤之間亦非德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

至厚若別立他姓卽恐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

元帥愛惜生靈之意不若自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

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及外方安帖或天命改卜歷

數有歸卽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聞乞元帥府自行推

擇賢人永爲藩屛傳等不勝痛切隕越惶懼之至謹

具狀申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

元帥府看詳孫傳等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廢之人

其他臣僚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中孰肯推戴者

夫運數旣衰必有繼興者若言敗亡之世必無可繼

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
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聖旨早舉堪爲人君者
一人當依已降劄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
今在軍多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則與混一無異邊
所降聖旨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官亦樞密
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奇舉者否若果有堪舉者請
示姓名亦與依應惟不許何㮚李若水預此如或京
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敘銜名連署具依元
帥府推戴狀申

天會五年二月八日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等狀

傳等今月八日准元帥府劄子再請恭依已降指揮早舉堪爲人主者一人如或在京及外俱難自舉仍詣諸官各具名銜連署速具依元帥府所推戴狀申者傳等切詳本國趙氏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狀瀝告今來違盟失信既止是上皇與前主及宗子支屬並不干預尚冀台造更賜詳擇庶得中外帖服不致生事若不容傳等苦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京及

外委無其人兼難自舉乞自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
台命傳等無任哀痛皇懼殞越之至謹具狀申聞伏
候台令
是日士庶讀榜悉無生意謂宗廟至此性命不保還
家聚首相與待死日已半中路無人行夜皆持兵器
巡警無慮千萬人巡行達旦官司彈壓者亦然
初十日黎明監國揭榜云仰百官父老午時各詣南薰
門瀝血懇告大金元帥求駕回自寅迨午官吏士庶
集於南薰門者莫知其數孫傅張叔夜責狀於門吏

其狀云

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

傳等前已累具狀元帥府推慈憫恤趙氏存全社稷

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永事大國或就立監國嗣子

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

安帖以全大國弔民伐罪之意傳等今日在南薰門

拜泣俟命下情不勝哀痛懇告皇懼殞越之至謹具

申元帥府伏候台令

又狀

傳等除已與百官父老具狀申元帥府尚有不盡之
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泣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皇
帝違犯盟約旣已屈伏服而捨之存亡繼絶惟在元
帥則有監國皇太子自舊主出郊以來鎭撫軍民上
下安帖或立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佛臣子之情
則望早賜矜恤念趙氏祖宗並無失信內外親賢皆
可擇立若必擇立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
雄必致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傳等自知此言罪
在不赦但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民於今九世

天下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又况傳等世食君
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爲宗社下爲生靈苟有可言
不敢逃死伏候台令傳等無任哀痛懇切惶懼殞越
之至謹具申元帥府
廹晚金人回文元帥府勘會朝廷所以滅宋蓋趙氏
之罪深也况詔旨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果有所
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果難服從趙
氏太祖孰與推戴自立尚可若今依聖旨別擇賢者
立之孰曰不可兼早來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

高早本欲利民今百官僧道耆老軍民既乞行府選擇行府及在京官僚未識可否但欲在京目下爲首管勾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京文武官僚等照會此意若推自下在京爲首管勾者可以早立具本官名銜狀申亦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不過十一日趙氏支屬限不過今日發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不見發遣必當重有施行悔之無及仍不得有違天會五年二月十日士庶傳聞囘語相與號泣入夜上自軍中批御劄付開封府

尹徐秉哲二月內於元帥府拜受金國皇帝詔書以違變盟誓別立異姓仍依聖旨尊候后妃太子諸王公主以次內族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餘百姓爲幸非細今因元帥府差人賫文字人議附此無拘舊分妄爲禍福速招連累士庶聞之益更慟哭

十一日黎明上自軍前批付徐秉哲云我以失信爲金人所廢公可彈壓京師無使喧擾反爲我累太上皇亦批御劄云尚賴元帥寬仁使父子團聚速令太子

出來是日范瓊領兵往來內前宣諭百姓趙氏已失
國軍前見議立異姓令𣈆皇后太子盡出不許邀阻
先是初八日越王燕王出門百姓攔截謂我國無主
不令出官司捕爲首者一人戮于市方定至是乃預
戒約嗟乎閭閻下賤亦知有戀主之心豈垂紳正笏
者乃甘心賣主乎此尤可以摧心泣血也是𣈆皇后
太子公主並出南薰門百姓哭於道上太學生哭送
于門太子傳令致別哀號震天皇后太子同坐一車
中士庶旁觀心骨糜潰

十二日孫傳張叔夜赴軍前金人移文城中令百官耆老軍民共議立張邦昌治國事並不得引用趙氏開封府御史臺糾集百官於秘書省聚議文臣承務郎武臣承節郎以上赴議頃刻至者無慮數千人置歷給劄各具名銜及情願推戴邦昌為主異議者押付軍前范瓊領兵把秘書省門開封府御史臺公吏疾聲奮呼勸令速書名銜士大夫相顧號慟聲聞遠邇但亦無敢慨然立異姓者惟御史中丞秦檜論列謂邦昌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

代趙氏乞押赴軍前面論其餘百官所議其畧云
奉大金皇帝聖旨二元帥合令立少宰張邦昌爲
主某等亡國之臣荒迷不知所措敢不推戴欲別立
賢人亦取自軍前指揮
十三日御史中丞秦檜及百官所議狀繳申軍前金人
移文取親王帝姬及南班家屬甚峻京師官吏一聽
而已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日開封府津遣王公帝姬[redacted]及
宗室等節次出門哀號之聲達于遠近先取官吏百

工伎藝家屬至是亦尚有發遣者內前至南薰門貴
賤老幼號呼不絕者百餘日又追取宮嬪以下一千
五百人親王二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市井聚
觀莫不憤怒無一人敢誰何者
十八日金人移文索太學博通經術者三十人如法以
禮敦聘前來師資之禮不敢不厚學中應募者三十
人大抵多閩人及兩河人官司各給三百千以治裝
三十人忻然應聘士論鄙之是日取御史中丞秦檜
赴軍前

十九日金人移文索禪學通經[redacted]數僧行數十人開封府集諸禪長老及首座西堂禪僧等應募每院不下十餘人解赴軍前復多有退歸者所留僅二十人傳聞待遇頗厚諸寨輪齋襯施無虛日是日又索應干經板官司購求即時解赴

二十日解太學應聘之士三十人赴軍前官司備肩輿使之去已而金人再移文令根括金銀先是樂官醫官內官陳狀軍前乞取家中窖藏金銀開封府徑令掘取解赴如是者凡二十餘人緣在先去軍前者籍

中皆有金銀二酋由是震怒斥責根括官吏以謂向
以爲絶無各有結罪文狀今乃如是耶故再行根括
官吏移文督責至緊而至峻官司不敢復拒已而揭
榜曉諭委四壁官根括如初民情皇皇殆無生意是
日宗室宮嬪赴軍中者猶未絶號呼之聲所不忍聞
二十一日金人移文令議遷徙事御史臺徑集百官於
都堂聚議後竟不聞所議果如何是日督責金銀尤
峻后妃帝姬首飾之類及宮人釵釧之屬金使自入
內中親手盡皆抽去官司猶懼其未能多集乃於四

壁置場數十處堆垜官錢以收買金每兩三十二千
銀每兩二千五百多有赴場貢者猶以爲未也又揭
榜許以金一兩博米一石四斗銀一兩博米一斗是
時民方艱食雖有金銀無所用往往樂於博易官司
收所買金日不下千萬兩並節次解赴軍中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須管二十五日解
發盡絶並不得隱落一人官司承命一切稟聽尋委
開封府使臣小火下輩散行搜索狹街僻院無不遍
遍小人無知覬望𩙪於市井大聲呼號云不得隱藏

趙氏如有收藏者火急放出庶免連累如是所至號

呼官司縱之而不問此又可扼腕而泣血也

二十三日宗室南班官等赴軍中絡繹於道又載宮嬪

出門者凡數千車督責金銀尤爲峻緊又有軍前告

禁中金場及鎭庫金現者取索前去

二十四日金人移文指名取太學錄黃豐楊愿二人皆

近年試選每占高等者似疑爲三十人中挾讐者所

賣二人復托疾同申竟得免

二十五日金人移文督責金銀極爲峻切官司驚懼莫

知所措迫嚇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四人催促根括金銀已而將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四人押赴軍前二酋震怒拂膺大聲斥責命執四人於監軍處敲殺之提舉官即尚書梅執禮侍郎程振陳知質給事中安復也既殺復令簽級軍中以令於衆屍首棄南薰門下時監軍者正處南薰門故也又命執催促金銀官黎確等四人并臺諫官各鞭背五十放還是晚大風拔木百姓既聞殺侍從捶臺諫上下怖懼疑啟變亂之端定在朝暮持兵巡警如初

二十六日開封府御史臺催科金銀無所不至自九品以上折爲九等均定金銀表段數目各差人逐坊陌家至戶到列爲三等攤認金銀表段亦隨等均定上下催督急如星火一城騷動不堪其苦而自廢主以來金人之使日夕入城徑造宮闕如詣私家折花飲酒自相娛樂至是輒乘醉揷花滿頭聯鑣而出睥睨行道旁若無人觀者恨不碎其首而食其肉也

二十七日督責金銀表段大抵尤甚於前李若水兄及從吏輩在軍中頗能道軍中事云金人初廢上時蕭

慶持詔宣讀罷徑廹上脫袍是時何㮚等悉在上側
驚懼莫知所措獨若水抱持上呼天伸䇿爲金人所
四累令金官高尚書誘若水以高爵若水略不之顧
至初八日又呼若水若水抗論云皇帝非失信以祖
宗積累之艱難三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大河在焉
而不敢輕與金人惟義所在而已且如二元帥自去
歲城陷之後再立主上永事大國歃血未乾又復違
背又于金銀所須之外種種需索無厭貪人土地取
人婦女玉帛而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巨賊耳弔民

伐罪豈如是乎二酋大怒令拽下殿於青城東華門外敲殺之臨死罵聲不絕于口自金人強暴傾危王室士大夫能以身死社稷之難者纔聞若水一人而已萬世之下宜不能掩其忠也

二十八二十九日解發金銀表段又如昔時先不要紬布等至是悉要搬擔不絕于道傳聞城外表段堆積如山有腐爛者而竭府庫困民力可勝道哉

三十日上以文字達二酋欲飲食衣服其文送開封府始令搬御前服用等出城士庶聞之無不痛哭

三月初一日金人告報軍中欲遣張邦昌入城御史臺檢准故例宰相入城合迓于門徑行曉諭文武百官於未時前悉詣南薰門迓少宰張邦昌如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者千萬人范瓊任長源諸統制官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下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金人送者及門而返邦昌之入也徑詣尚書省百官敦請即位猶豫未敢先是軍前旨撝如不肯即位及城中不願推戴者先戮大臣而後縱兵洗城官吏至是乃不敢不敦請邦昌與庶官相見慟哭盡

哀

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日金人節次移文督立邦昌文武百官軍民每日並詣尚書省敦請再三邦昌退避而未敢

初六日金人督立邦昌甚峻乃議定初七日擇時即位是日統制官宣贊人吳革覩事勢至此慨然起兵謀反正班直散祗候凡三營並殺血屬以應事未啟爲人所告范瓊自部兵格殺五十餘人其餘悉潰革父子與爲首者並斬于梁門外嗟乎革誠有志奈何事

未成而身遇害可悲也哉

初七日辰時張邦昌卽皇帝位是日金人使使命五十餘人乘騎數百從之持冊文邦昌自尚書省慟哭上馬至闕庭又慟哭及幕次更帝服少頃北面再拜謝恩金使跪進冊命國璽再拜謝金人退文武百官引導入宣德門服赭袍張紅蓋御文德殿受賀

初八初九初十十一日連日宴金使于禁中

十二日金使移文索金銀表段又晙且云金銀表段所須十分未及一分仰開封府將在京坊巷見在人戸

等數配限三日納足如不伏之人全家押赴軍前先
是金人索在京戶口數目開封府報以七百萬戶軍
中詢李若水亦以此對金人無厭之欲見京城戶口
之衆至是乃令將坊巷人戶等第數配意欲於七百
萬戶中盡行敷配所得不可勝計也開封府奉行莫敢
論辨乃以見在人戶隨高下配之欲敷原數雖細民
亦不下金三十鋌銀二百鋌表裏五百疋家至戶到
分到成數揭榜門首督責於日下送納小民自知所
配太盛復事出于衆且相戲謔云假使變甑釜爲金

銀化屋宇爲表段亦豈能如是數納但金人自以爲
必得而準望督責者絡繹不絕也
十三日金人督責金銀表段益峻官司徵催莫敢少怠
又散榜逐坊巷具戶口單名及所攤認數委本廂地
分分頭催督急如星火小民應之而不納官司亦無
如之何
十四日邦昌遣使軍中乞免其書云
比以冒膺縟禮願展謝悰雖瀝貢於忱辭終未達於
台聽退思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之初實軫阽危

之慮民志未定故未有以得其心事緒實繁念將何
以息其動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表叚以充犒軍伏自
入城以來講究民間實頗罄竭悉已輸納嗣位之初
朝夕祗畏戒諭官吏罔敢不虔仰蒙大恩敢不思報
雖割肌體豈足論酬念斯民困弊以其圍城之久比
屋餓莩者多每欲撫養則無貲澤以厚其生欲拯給
則乏米粮以續其命徵催正急刻繼相尋若閔日消
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
轉壑之憂不啻履冰之懼與夫踢天蹐地莫救於黎

元曷若歸命投誠仰祈於大造伏望察其懇切賜以
矜容特寬冒犯之誅誕布蠲除之惠則始終之德遂
全億姓於死亡報稱之心敢憚一身之糜潰期於沒
齒以答隆恩

十五十六日徵催金銀表段如前但絕無輸納者邦昌
命百官庶務依舊修飭職事國子祭酒學官奉行不
敢懈怠尋曉示諸生須管置課冊假簿及鎖院補塡

十七日以後私試諸生笑而不答

十八十九日徵催稍緩莫知其故保康門災是日大火

燒百餘家方息

二十日邦昌命遣國子祭酒董逌撫諭諸生慰勞備至逌承命巡齋宣布邦昌之意蓋自圍閉諸生困於虀鹽多有疾故者迨春尤甚日不下死數人有至十餘人者邦昌具知乃有撫諭之意又命醫官十人於諸齋日夕看候又給藥餌之資各五千太學疫氣尤甚於今年自春至夏物故者二百人先是就正齋生蔡延世夢金甲神人在太學前箕踞而坐顧[redacted]左右百餘人令取鍬往東南旁有一人問曰此何爲者神人

曰要葬太學之士復問曰其數幾何神人曰幾半中有一被髮赤目取水向北呪曰飲吾水者可以免死既覺汗流浹背詰自春初在學者纔七百人今物故者三之二亦可駭也後病疫發腫者往往只以豆湯取效由是一學盛傳服之者無不愈疾疑其神人呪水之異故黑豆方似亦可以廣傳于世因錄方于后

黑豆貳合（炒令香熟） 甘草二寸（炒黃色） 右二味以水二盞煮一盞時時服之甚涼

二十一日先解發醫官伎藝等復有入城者云彼二酋

指揮聽暫告假入城收買藥材物料之類其醫官各於行李籠篋上揭榜云太子元帥府醫官某人行李或云國相元帥府小人甘心從事於此輩尚欲矜耀可謂下愚而無知者歟

十二日金人移文節次索金銀表段並犒軍之物所須雖未及千分之一但念楚國肇造本固則寧慮有徵督重困斯民已議停止邦昌令開封府散榜曉諭

一十三日上自軍中批御劄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皆爲大臣所誤今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

悔恨何及見已治行鈌少厨中所用什物煩於左藏
庫支錢三千貫收買津遣至此早晚成行請勉事新
君毋忘舊主仍書御名上王徐二公士庶傳聞血淚
迸落
二十四日軍中放還官吏僧道百姓入城者凡數千人
路允迪沈晦亦在其數
二十五日傳聞金人前軍啟行
二十六日城外火光亘天傳聞金人前軍焚寨柵
二十七日邦昌用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

衆率百官士庶素服慟哭送太上皇帝主上北行
二十八日邦昌服赭袍張紅蓋出南薰門設香案謝恩
及餞別二酋及午而返連日之出所過設香案陳起
居並如常從行即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輩也士庶旁
觀無不感愴
二十九日五鼓太上皇帝主上北行傳聞太上皇在二
太子軍中主上在粘罕軍中主上乘馬侍衛百人後
有監軍從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角掩面號泣諸
王各乘車士庶傳聞肝心摧裂親王駙馬宗室多徒

步不能行驅之使前

四月初一日兵退金人班師邦昌委范瓊交割城迎樓

櫓復分撥兵衛尚關閉守如故是日民間聞金師之

退恍若再生競欲登城觀者如蟻集鱗次惟鸞輿播

遷爲之愁恨耳

初二日上下四壁修飾樓櫓委侍郎邵溥都總領其事

置修城司辟官屬各有員次

初三日范瓊領兵出城外搜空得金人遺棄寶貨表段

米麵猪羊等不可勝計又棄下老幼病廢及婦女等

至是並從入城多有挾遺米麵或有懷金帛者欲以爲入城養生之具盡爲守門兵卒輒毆打奪之城外金人遺棄之類大抵亦多爲兵卒所有此亦官司措置乖謬耳

初四日邦昌肆赦是時天下勤王之師稍稍已至近境

午刻有榜云

范尚書趙資政領兵在南京先遣統制官王淵到闕議事仰城中不得驚擾

初五日王淵領兵到闕屯于通津門外邦昌出手書欲

冊命元祐皇后其書云

予世受宋恩身佐前帝每欲捨生而取義惟期尊主以庇民豈圖禍變之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旣重罹於網罟實難逃於刀繩外迫大金兵火之餘內軫黎元塗炭之苦顧難施於面目徒自憚於夙宵忭日之存趙孤實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前跡以甚明重惟本朝興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之禮恭惟哲宗元祐皇后聰明睿知徽柔懿恭王假有家肅母儀於方夏天作之合早配德於泰陵雖嘗寓瑤華崇道

之居亦繼承欽聖還宮之請久棲眞於秘館尤著德於令聞今二帝既遷三川大震匪仰伸於懿範將曷稱於儀刑見用舉國舊章擇時取吉躬即彤庭之次虔修欽奉之儀允契天心式從人望幅員將乂庶臻康濟之期京邑即安更介靈長之祉宜上尊號曰宋太后令有司擇日具冊命疾速施行午刻奉元祐太后於瑤華宮仍居延福宮

初六日百官起居元祐皇后於延福宮

初七日宗室敦武郎叔向領兵七千人到關屯于青城

初八日邦昌命賜學校之士恩有差是日開諸城門

初九日有司備禮冊元祐皇太后百官致慶

初十日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手書曰

以身狥國蓋嘗質於軍中忍死救民姑從權於輦下秉外兵之悉退方初志之獲伸載惟遭變之非常本以濟國於有永今則保存九廟復活萬靈社稷不移衣冠如故奉迎太后寶追少帝之玉音表正萬邦猶假本朝之故事蓋以敵方退舍兵未越河尚餘殿後之師或致回戈之舉據於闈採漸以北還旣禍亂之

消除豈權宜之敢後延福宮太后宜遵依原奉欽聖
憲肅皇后詔旨正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遂遺
使康邸未知行府所在軍國庶務不可時曠恭請元
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予復避位冢宰寘臨百工誓
殫孤忠以輔王室惟天心之悔禍啟帝胄之應期二
帝雖遷賴吾君之有子多方時乂係我后之斯猷邦
其永孚于休庶亦有辭於世
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退居資善堂復收偽
赦邦昌僭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

山呼見羣臣不稱朕面奉由內降則曰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書至於禁中諸門悉行緘鐍題以臣邦昌謹封大抵似不敢僭逆惟王時雍附會其心以眞主事之方金人初欲立邦昌時時雍先著名列狀後邦昌入時雍專主其事頗有德色每於邦昌前言事則曰臣啓陛下邦昌屢斥之朝中舊呼時雍爲三川牙郎謂王黼用事時時雍與鄉人貨賂賣差遣殊不知亦能爲賣國牙郎也

十二日勤王之師繼有到闕者

十三日道路漸通日有出城者四廂都巡檢使范瓊揭榜云據探報金人尚有後軍見留滑州界上四方客旅未得輕出不知何意

十四日開封府曉示准奉皇帝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

劄子

當府領兵勤王以被受手詔云已與金人講和及得曹樞密書稱不得輕動誤國遂屯人馬京畿以示逼逐後據探報屢率兵衆恐有姦謀卽傳檄河東河北激厲軍民以兵邀敵於前促勤王之師追擊於後

莫不響應今聞兵衆既行未知二聖所在臣子之痛
心切[redacted]骨髓呼天叩地僭越無所雖有探報未審虛
實仰開封府詳悉開具兵馬臨城盡與未盡二聖車
駕還與未還仍曉諭諸人當府領兵邀追迎請以安
衆心具狀申來士庶讀之莫不感慟

十五日李綱傳檄京師云

與湖南安撫郭三益等會合湖南勤王之師旬日得
精兵十萬見起發前來勤王仰開封府散榜曉諭

又傳到何志同等率勤王誓書云

徽猷閣學士朝奉郎知淮寧軍事趙子崧徽猷閣直
學士朝奉大夫充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充經制
使翁彦國奉議郎都水使者榮嶷等敢告士庶金兵
再犯京闕侵擾暴虐人神共憤聖天子屈己議和猶
未退師曠日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絶天
下臣子各奮忠勇誓不與賊俱生今諸道之師大奮
于近輔凡我同盟毋愛身徇私毋懷異觀戮力合
謀共安王室以全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千萬人
惟一心進則厚賞榮于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

違此盟明神殛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實鑒斯言

十六日開封府揭榜云

傳到京兆府安撫司劄子據從義郎秦鳳路經略司準備將領權第一副將本路奇兵勤王种深申契勘准秦鳳路總管衙指揮領秦鳳路奇兵軍馬前去勤王深伏念在秦鳳守管幾二十年漢蕃人情委是諳熟今據回紇國大使木瓜心骨提龍國首領涅站丙鏖首領藥買食國首領藥欄出頭爲金人侵犯南朝官家阿爺木瓜心情願自備衣用人馬口食前去厮

殺共約三十萬人馬及有怛怛國首領結連通溫來
傳送前去會同發遣訖契勘前項諸國首領深爲在
熙秦累年羌勾茶場日逐相親人情違通大段習熟
今來逐人爲見深自乞前去勤王各情願自備甲馬
口食隨深前去委是赤心忠義人馬強壯深已指揮
各分頭統領分數路前去破敵及乞差發得力使臣
多賚金帛前去激賞上項首領各取便路兼程起發
前來京路會合伏乞指揮施行小貼子契勘深一行
軍馬經過縣鎮居民往往以錢粮犒賞父老多稱前

後所過軍馬無此整肅人人皆願隨深前去勤王亦
乞照會施行者
十七日范瓊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兼四壁都巡檢
使任長源除宣贊舍人軍頭引見司使臣各轉一官
云以京城彈壓之功敘遷至此
十八日開封府揭榜云
兵馬副元帥公文行下當所統率軍兵奉大元帥康
王指揮會合諸處人馬追擊掩殺金兵仍令隨事便
宜措置自承康王劄子星夜問道路走使臣三偏督

河北東路諸州軍府合心併力占據要害斷絶橋道
把阸圍擊救迎二聖與諸王皇族后妃期還宮闕使
三軍將佐臣子死節誓報國恩亦先下大名府路分
催諸處人兵將士隨波徑過與西路人馬相約掩擊
去訖契勘自去年十一月後金兵登城按甲不動假
唱和議使四方勤王之師坐待近畿詭詐百出使中
外聲跡不接致請二帝出郊乃輦載金帛罄竭帑藏
以成奸計又邀擁鑾輿及皇族子孫后妃以下踰河
北去及啟行外人纔覺知四方痛切忠憤呼天號訴

日月變色夷狄竭我中國乃上累君父切惟大宋一統天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緣姦臣誤國結怨生隙流毒移患遂致今日以天下之大宗社之重上天眷佑有宋垂億萬年其必有待賴公卿將帥一心保護廟廊安存庶姓又見大宋之恩德甚深與天地終始其都城軍民僧道等思慕之心豈有窮已今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于天性自總兵于外親擐甲冑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戢寧方夏會諸路勤王之師不啻百萬前此守和信盟以俟敵退俯爲

生靈毋戒輕動及國家一落姦計蒼天柰何自康王
聞此泣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皆悲慟左右開勉莫
回便欲躍身自奮手往格戎以刷父兄之恥見不住
進發人馬嚴督忠臣義士數路合擊雖封王建節皆
許充賞期於力救二聖鴐迴用慰中外故未忍歸朝
瞻望闕庭欽謁宗廟與本朝父老軍民僧道相見伏
想輿情日夕願望必與念祖宗之積累甚厚遂遣兵
作孽致二帝播遷惟康王爲宗廟社稷所賴佇成大
功禔福天下當所駐兵距京城之近且公移慰撫都

人者在曉示在京各令知悉朝奉郎徽猷閣待制兵
馬副元帥宗澤
十九二十日宗室叔向即青城募救駕義兵又分遣使
臣揭黃旗入城召募一如曩時應募者多市井游惰
無能之人
二十一日大元帥府參謀官東南道總管趙子崧揭榜
云
奉大元帥康王劄子節制東南諸軍進援王室已至
近城切惟趙氏德澤洽于民心主上仁聖慈儉天下

忻戴獨以姦臣賣國坐致金兵犯闕禍變之大曠古
未聞至於二聖播遷六宮九族係累以去天下臣子
悲憤痛切甘心屠膾況本朝親王元帥將兵在外故
於去年主上特付大元帥之柄蓋本天意康王已委
副元帥追擊金兵迎請二聖車駕又委子崧等軍進
備以圖興復仍登壇歃血盟于三軍千萬人惟一心
誓死赴難今宰臣忠懇至三衙太尉等上下協奉母
后寶書迎請康王社稷有主人知所歸都城軍民僧
道耆老等世受大恩各懷忠義當金人劫請車駕及

皇后之時諒其本心必不忘趙氏各宜安堵無致疑
惑以待恩撫須至詳示者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母后節次遣使請迎康王官
吏士庶延頸以望
二十五日母后詔令備車駕法仗等並赴南京迎請康
王百司庶務各分其半而去
二十六日太宰張邦昌率官吏等乘舟下汴前往南京
朝禮迎請康王
二十七日括船裝發綱運及乘載宮嬪等赴南京詣康

邸汴河之船如鱗

二十八日祭酒董逌率太學生百餘人捧表赴南京

二十九日康王節次移文諭京城士庶及令有司作急

催督綱運以濟都城缺乏

三十日連日官吏赴南京者殆不絕

五月初一日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肆赦中外改元建

炎後一日赦到京士庶舉手稱慶

北宋之亾稗官野乘記載良多就余所藏如南渡錄竊憤錄北盟會編等不下十餘種而簡詳切至莫如丁特起靖康紀聞一編以日隸事據事直書身處都城耳聞目見葢有不勝感憤者惜其兩次上書都不見用而其書錄中俱未載是編係汲古毛氏校定待刊之本經述古堂傳是樓收藏曾若雲張君有遺書之購因舉而贈之後附拾遺一卷類舉當時情事不著撰者姓名或特起之流亞歟

江曾祁跋

靖康紀聞跋

靖康紀聞宋丁特起撰特起太學生金師圍汴曾上書言緩兵五不可守禦八策皆不用因次靖康元年十一月至明年五月圍汴城事以日記之謂之紀聞自序稱泣血孤臣故又名孤臣泣血錄舊有吳氏刊本載汪復旦評語句讀舛訛是編係汲古舊校祇載本文無注評較為簡當雖其中文義間涉粗率要亦危難中隨筆紀載有不暇修飾者後附拾遺十三條不著作者姓氏書錄解題謂即特起撰亦錄之備參考逸事云虞山張海鵬識

靖康紀聞拾遺

江會祁靜蘿　訂
虞山張海鵬蒼湄　梓

元年春金人退師之後朝廷大臣無復經畫各執偏見自相矛盾已而羣姦協謀力排李綱任兵柄將兵四十萬俾解太原之圍意欲中綱殊不知中綱乃所以中朝廷也种師中五月敗解潛八月敗殺戮潰散殆盡而終不解圍九月三日辰時太原陷凡十有五日上下相蒙一人猶未知太原京師之屏翰也太原陷

則王室孤立內外無援可謂危矣諸公恬然不恤尚
守和議有建遷都之議者有建征兵之議者爲執政
者方遣使議和此非所急方且今日立春秋博士明
日改舒王配享朝廷責近私植黨與弊乃益甚烽燧
不立斥堠不遣金兵翔於河上猶未之知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遂及闕下廟堂始倉皇分遣五
路使臣徵召天下兵京師被圍月餘援兵竟不至城
遂陷罪誰與歸郎王雲自六月使還時太原未下金
人亦頗厭用兵遣王雲來只要三鎮稅限半月復到

燕山仍娶朝廷遣使命三人分往三鎮告諭從所請
則便可解兵仍不得爽約王雲星夜奔馳才六日至
京入奏上大悅顧問大臣皆不欲與之雲與宰相吳
敏素不協因以事熟之責知唐州雲猶再三抗論引
列利害吳敏百端沮之竟不遣直至九月始再遣雲
使金埛太原已陷矣雲十四日回報言金人欲三鎮
朝廷雖明有許意復猶豫未遣雲再衝突既行已見
殺於磁州守上者詭奏云王雲入境忽爲廟中神馬
突死異哉

太上皇初起萬歲山奇花異卉怪石悉聚于山窮奢極
侈冠映今古去年金人犯城城上砲石盡取給於此
山亦上皇之賜也舊在禁中今年秋屏圍圍之觀毀
撤垣墻許庶民居止由是士民皆得游覽其間山川
臺榭不可紀極奇石森列悉有名號如玉京獨秀太
平巖卿雲萬態奇峯紫蓋飛來峯伏龍走虎之類尤
爲特絕又有松陰竹徑花圃石澗村居酒肆莫知其
數戒嚴日久殊之樵蘇有旨許軍民入山採斫樓臺
閣榭一朝撤去中有一絳霄樓金碧間錯勢極高峻

如在雲表盡工藝之巧無以出此且問郎天神每降格處也自軍民毀撤不踰時殆盡遂成邱墟矣萬歲山始立用此名後改爲民嶽又改爲壽岳期與天地爲長久今不數年間興廢如此可勝嘆哉

去年十二月立冬術者王浚明以謂國家大忌丙午冬三月可於此日借春致祭打牛如立春朝廷從之聞者或以爲笑天時豈借也但京城之陷竟不出此月理或近似金人亦行夏時去歲年號天會四年閏八月而中國乃閏十一月天時也番漢雖殊而五年再

聞不同如此豈歷數有工拙耶未知孰是
粘罕自謂用兵過孫吳軍中稱二太子爲佛子言不殺
人也大抵紀律嚴明故士卒用命京城統制官死事
者三人何慶彥陳克死於戎姚友仲死於兵獨劉延
慶劉光國父子奪萬勝門帶班直長入祗候西方萬
餘人突出殊不念乘輿播遷無所社稷安危在反掌
間延慶父子食祿累世荷恩而蹈履反愧於市人要
之危難之際始見臣子忠義之節不必將種相門也
金人每擊鼓以報平安其聲如雷傳聞一鼓凡有數槌

槌上悉係毬子所以其聲疾而大或曰晝天欲曉其
時不常破城之後又於四壁繞城種栢不知何義
去年春金人犯闕寨皆在西北地牟駝岡金人既去議
者引汴水灌崗爲水所壞者凡十有八冀金人不復
下寨也識者笑之借使汴水可淹牟駝崗胡不俟金
兵復來而後引水灌之則金兵可盡沒今乃先引水
灌岡是教金兵預備也其謀之不臧每每如此
破城之日百姓軍人即都亭驛殺金使四人剖剝之其
一乃監軍之子餘不得姓氏自廢主之後凡欲洗城

者數次蓋監軍頗怒國人之殺其子也力欲洗城破
甲挺刃凡數次登城中有黃旗兵將在空中不可近
遂止未知是否但主洗城者乃劉監軍與粘罕也二
太子不預焉蓋其性善矣

金人自陷城後徵求不一罄府庫竭帑藏至取乘輿服
御宮嬪等物上在軍中未嘗動色惟索及三館書籍
上喟然嗟嘆久之

上講和固憐太學諸生辛勤效死弗去即遣中書舍人
孫覿兼祭酒慰勞諸生及閱議賞格諸生感激上意

粥酒擴流繼而再幸軍中駕前往來人數開諸生時有獻書乞詣闕前論列者官司例不許行

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金人到闕閏十一月二十日大雪城陷十二月二十五日大火燒開寶天寧寺及居民百五餘家丁未年正月二十五日大風金人敲殺從官梅執禮等四人及捶打臺官四人二十五日金人前軍啟行乃三月二十五日也自犯闕圍城首尾半年去來皆取二十五日其餘二十五日皆有變異不知其適然耶或陰陽度數使之然也

京城四壁守禦官吏以南壁言之都守禦則有孫傅提舉則有李擢郭仲荀喬師中統制則有王燮姚友仲統制官則有高特范瓊何慶彥石可寶李湜其餘逐急差到統制統領官不下十數員每一統制下使臣不下三四員效用不下四五十人每使臣一員日給錢八百文或一貫效用三百或五百率多親戚門生故吏又有朝廷權貴內侍請求而至者身未嘗親戰或不出戰而受上賞者用命當鋒者未必收錄至於中傷軍兵有輕傷而得重賞者有戰死而復作逃亾

申舉其弊殆不可勝言其尤甚則有統率官論功第
賞雖子姪親戚避在重湖千里之外者詭名誣奏例
被賞與京師雖陷彼猶攜告劄以遺子孫歸耀鄉里
自以爲得計者比比皆是守禦將士往往如此冀其
死守而不陷其可得乎
元年冬十一月金人游騎渡河先遣王汭來堅欲割兩
河以和朝廷從之遂遣耿南仲割河北聶昌割河東
二十日粘罕來自太原河陽營青城齋宮斡離孛來
自眞定渡河營劉家寺先是樞密李回將兵防河北

不能禦敵囘引兵遁走金人遂猖獗克城閉守居民乘城二十七日東壁百姓喧譁敺殺統制官辛康宗等城幾陷詔罷百姓守禦差官召募死士登城然守備不戒將卒庸懦又賞罰不明識者知其必不能守車駕親幸四壁撫軍擐甲服勞士卒鼓勇造攻具甚急或勸上遣兵出郊結諸寨以扼金人縱不欲戰庶幾金人不敢近城爲異議所阻金人築甬道造鵞車洞子欲攻南壁爲都水監守决河水灌野所以金人不得攻且遣使邀車駕和議又欲皇帝遜位於肅王

辭語慢侮宰相何㮚招集流民數千厚賞號爲奇兵又馬步軍大尉王宗濋薦健兒郭京召游手七千餘人自言有隱形秘術且以拒金人金人皆以爲笑後盡沒於護龍河中書舍人李擢守南壁不以聞自治甬道上幸陳州門大怒罷擢拘繫之時天大雪十一月初十日風暴甚守城者不能彀弓凡二十餘日不霽雪深丈餘二十四日金人自陳州門推鵞車洞子雲梯城上縱火燒鵞車等風火反燒敵樓三門士卒懼甚幾於潰散有旨併力修完敵樓未畢二十五日

金人自所燒城入凡十四人先登士卒潰散自相踐蹂死者以千萬計統制官相里宏死之是日郭京引兵入陳州門或云與金人爲應援就拔漢幟遂立黑幟欲兵不下是夜火九門城堞內侍黃經臣死之金人又縱火燒近城寺觀屯兵者凡五日五夜不息城中不知死所百姓斧左掖門問車駕所在帝御宣德門撫諭且約死守五日內城門始開二十六日金人遣使議和何㮚使金求和明日遣皇子爲質不納堅欲邀龍德出郊衛士蔣宣李福作亂伏誅時有欲邀

車駕南幸者明日上單騎出南薰門見二酋納欵求
和迨夜還宮自是何㮚等李若水及談國大臣皆謂
金人守信不渝殊不爲備初麦樂阻格議臣金人遣
使入城需車馬金帛寶玉繒綺女子百貨動以億兆
計官兵守城者多投金人謍言城中虛實取索官司
百物玉寶器玩無不欲者金人又令朝廷使使賫詔
四方勤王退師兩國永和蓋欲絕我外援也凡五十
日而金人斂兵不下伐木爲障蔽若山林內外雖不
相見時有游騎剽掠近城居民焚刼王侯大第取金

寶婦女小人乘勢剪髮塗面詐稱番兵白晝爲盜官不能禁有捕獲斬首者日數十人凡月餘始定正月七日金人遣何㮚李若水入城責金寶不足欲拏何㮚家屬又欲縱兵大殺㮚甚懼奏言金人欲入城上再行出郊議上徽號至乃迫車駕出郊上雖難其行然甘㮚之詐而不疑也別無一人知者明日急傳車駕如軍中百官痛恨復莫能救且知其必生變異矣皇太子監國孫傅主相張叔夜主樞密范瓊攝兵政車駕幸劉家寺踰月不得歸太學生何掞等哭於南

燕門金人追至軍前殺之事見前錄

靖康紀聞拾遺 終